

河津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三

賦

遊北山賦 并序

唐王績

余周人也本家於邠永嘉之際扈遷江右地寔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耻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墳壠寓居修焉五葉桑榆成列俄將百年南山故情老而彌篤東坡餘業攸哉自寧酒甕多於步兵黍田廣於彭澤皇甫謚之心事壠畝終焉仲長統之規袂園林幸足獨居

南渚時游北山聊度日以爲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
谷北達牛溪邱壑依然風烟滿目孫登獨坐對嵇阮而
無言王霸幽居與妻孥而共去牕臨水石砌遶松篁類
田叟之去來亦已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悠哉詩者
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也式拙短思聊爲賦云天道悠
悠人生若浮古來賢聖皆成去留八眉四乳龍顏鳳頭
殷憂一代零落千秋暫時南面相將北游玉殿金輿之
大業郊天祭地之洪休榮深貴重樂不供愁何況數十
年之將相五百里之公侯兢兢業業長懼長憂昔怪燕
昭與漢武今識圖仙之有由人誰不願直是難求聞鼎

湖而欲信怪橋山之遽修玉臺金闕大海水之中流瑤
林碧樹崑崙山之上頭不得輕飛如石燕終是徒勞乘
土牛已矣哉世事自此而可見又何爲乎惘惘棄卜筮
而不占將縱心而長往任物孤游遺情直上覺老釋之
言煩恨文宣之技癢彼事業之遷斥豈神明之宰掌物
無待而成章生有資而必養嗟大道之泯沒見人情之
委枉禮費日於千儀易勞心於萬象審機事之不息知
澆源之浸長烏何事而嬰羅魚何爲而在網生物詭隔
精靈惚恍莊周三月而不朝瞿曇六年而遐想有是夫
况吾之不如先達乎請息交而自逸聊習靜而爲娛遂

披林樾進陟崑區連峯雜起復嶂環紆歷丹危而尋絕
徑攀翠險而覓修塗聳飛情於霞道振逸想於烟衢重
林合沓以齊列崩崖磊砢而相扶覩森沉於絕磻視晃
朗於高嶠自謂搏風颺而出埃壻邈如朝元宮而謁紫
都碧巒之下清溪之曲望隱隱而纔通聽微微而不屬
眷然引領茲焉頓足步擁石而邈廻視黃煙而斷續古
藤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對局髣髴靈蹤依稀
仙躅爓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溜玉石室幽藹沙場照
燭松落落而風廻桂蒼蒼而露溥月未側而先陰霞方
昇而已旭喜方外之浩蕩嘆人間之窘束况乃幽谷藏

真傍無四隣紫房半掩元壇尚新逢闖風之逸客值蓬
萊之故人忽據梧而策杖亦披裘而負薪荷衣薜帶藜
杖葛巾出芝田而計畝入桃源而問津崑山若礪渤海
揚塵栽碧奈而何日種瓊瓜而幾春自然詭異非徒隱
淪乃有上元仙骨大清神手走電奔雷耘空蒔朽河間
之業不齊貫淮南之術無虛受呪動南極符迴北斗俛
佺贈藥麻姑送酒青龍就食於甲辰元牛自拘於乙丑
永懷世事天長地久顧瞻流俗紅顏白首儻千秋之可
營亦何爲而自輕昔時君子曾聞上征忽逢真客試問
仙經談九華之易就序三英之可成拭丹鑪而調石髓

裏翠釜而出金精珠流玉結雪耀霜明咸謂乃圭暫近
足使雲車下迎紛吾人之狹見覺羣疑而自拂使捉足
而咸安亦何爲乎此物彼赤城與元圃豈憑虛而構窟
但水月之非真譬聲色之無佛過矣劉向吁嗟葛洪指
期繫影依方捕風誰能離世何處逃空假使遊八洞之
金室坐三清之玉宮長懷企羨豈出樊籠徒勞海上何
事雲中昔日蔣元詡之三徑陶淵明之五柳君平坐卜
於市門子真躬耕於谷口或託閭閻或潛山藪咸遂性
而同樂豈違方而別守余無所求斯焉獨遊屬天下之
無事遇山中之可留聊將度日忽已經秋菊花兩岸松

聲一邱不能役心而守道故將委運而乘流伊林間之
虛受固樵隱之俱託逢去老於中溪遇還童於絕壑雲
峰龜甲而重聚霞岫龍鱗而結絡水出浦而潺潺霧含
川而漠漠是忻是賞爰游爰豫結蘿幌而迎宵敞茅軒
而待曙爾其雜樹相糾長條交茹葉動猿來花驚鳥去
起公子之殊賞淡王孫之遠慮山水幽尋風雲路深蘭
牕左闔茵閣斜臨石當堦而虎踞泉映牖而龍吟月照
南浦烟生北林閱邱壑之新趣縱江湖之舊心道集吾
室風吹我襟松花栢葉之醇耐鳳翮龍唇之素琴白牛
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

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康成負笈而相繼根
矩摳衣而未已組帶青衿鏘鏘儼儼堦庭禮樂生徒杞
梓山似尼邱泉疑洙泗忽焉四散於今二紀地猶如昨
人多已矣念昔日之良遊憶當時之君子佩蘭蔭竹誅
茅席芷樹卽環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
言理觸石橫肱逢流洗耳取樂經籍忘懷憂喜時挾策
而驅羊或投竿而釣鯉何圖一旦邈成千紀木壞山頽
舟移谷徙北岡之上東巖之前講堂猶在碑書宛然想
聞道於中室憶橫經於下筵壇場草樹院宇風煙昔文
中之僻處諒遭時之喪亂局逸步而須時蓄奇聲而待

曰旅人小吉明夷大難建功則鳴鳳不聞修書則獲麟
爲斷惜矣吾兄遺時不平歿身之後天下文明坐門人
於廟廟瘞夫子於城城死而可作何時復生式瞻虛館
載步前塵未容美想能無我情組豆衣冠之舊地金石
森竹之餘聲發而不可收也何所營營故墟而掩抑指歸
途而嘆息往往溪壑時時出塵忽登崇岫依然舊識地
迴心過山前重登想見於桑梓辨溝塍於鄉國斜連
苑囿之西正是河汾之北悵矣懷抱悠然川域憶昔過
庭童顏稚齡何賞不極何游不經弄春風於磻戶詠秋
月於山局北牕照雪南軒聚螢綵衣扇枕緇布聞經何

斯樂之易失，倏銜哀而茹恤。天未悔禍，遭家不稔。子敬先亡，公明早卒。吾自此而浩蕩，又逢時之不仁。天地遂閉，雲雷漸屯。與沮溺而同趣，共夷齊而隱身。幸收元吉，生偶昌辰。容北海之嘉遁，許南山之不臣。養拙辭官，舍和保真。豈若馮敬通之誹世，趙元叔之尤人。殷憂耻賤，憔悴傷貧。探井臼而無樂，歷山河而苦辛。豈知我家身事，都廢棄。置不念當歸，寧圖遠志。坐青山而方隱，游碧潭而已喜。舊之出處，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游，遂不來。幽蘭燭夜之琴曲，桂樹陵晨之酒杯。邱園散誕，窟室徘徊。坐等枯木，心同死灰。亦

有山羞野饌蘭漿木麩杞葉煎羹松根溜醪旣採藥而
爲食諒隨情而不矯負鍤春前腰鎌歲杪草漸密而饒
獸樹彌深而足鳥地寂寞而森沉路縱橫而窈窕野亭
鶴唳山梁雉鷲遠遊之所幽棲之次或抱犢而新來乍
聞雞而始至藿畦一雨茅齋數四山爲險而無人嶺時
平而有地石菌抽葉金芝吐穗鏡執山精刀驅水魅泉
繞砌而魚躍樹橫牕而鳥萃天網何寬人生幾難飲河
知足巢林必安亦何榮於拾紫亦何羨於還丹紅藜促
節之杖綠籜班文之冠野食二簋園蔬一盤送阮籍而
長嘯得劉伶而甚懽曉入柴戶暮歸藥欄老萊地僻鄒

生谷寒楊柳則條垂鍛冶杏樹則花飛坐壇賦成鼓吹
詩如彈丸攜始醉之鳴鶴對新婚之伯鸞我有懷抱蕭
然自保古人則難與同歸今吾則此焉將老礪溪沼汙
之蘋艾邱陵坂隰之桑棗接果移桑栽苗散稻不藏無
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抵玉驚禽揮金薙草接朋友於
杯案弄兒孫於襁褓樂山澤之浮游笑江潭之枯槁戒
非佞佛齋非媚道無譽無功形骸自空坐成老圃居成
下農身與世而相棄賞隨山而不窮披衣竈北逐食墻
東儻有白頭四皓龐眉八公小童乘日仙人馭風鄉老
則杖頭安鳥邦君則車邊畫熊心期閭合道術潛同解

來相訪愚公谷中

禹鑿龍門賦

陳山甫

控引河源鑿山爲門闕兩崖而龍蟠虎踞飛一帶而電
激雷奔所以拯流離於品物佐含育於乾坤邈矣而高
蹤斯在魏然而詭狀斯存昔夏王披簡援圖盡力溝洫
萬方附會以恭命百工子來而奉職畚插具而勢蹙風
雲巖岫分而狀成閶闔波濤有路無非汲引之功鱗介
攸居咸被生成之德異夫屹爾崖巘張爲閘閔懸流赴
勢以中注巨石乘危而下傾拉藁林而山靈叶贊廻大
壑而水怪奔驚故凝滯者得以流其惡昏墊者得以厚

其生當其相地所宜兆人攸利山崢嶸而洞啟水噴薄
而俄至湯湯浩浩俱成畎澮之流原隰陂池皆爲生植
之地道邁千古芳流後塵豈不以開濟之功莫大通流
之用如神龍躍新渚魚迷舊津四載之勞終成於舜日
九年之患空媿於堯人始也設以規模不資鈐閉雲橫
結駟之狀浪走高車之勢廣濫觴之用水無不通禪造
化之遺人無不濟茂績崇崇與流無窮豁峒堯而分遠
碧來浩渺而寫晴虹不愧錫圭之命寧慙拓土之功是
以羲軒等美唐虞齊盛故當輝燦於帝圖不然何以應
千年之聖

河清賦

明楊士奇

歲在旃蒙月維攝提其日癸卯晨光初晞祥飈融暢慶
雲爛垂天子御丹宸闢彤闈班龍節建鸞旗肅九重之
容衛紛百辟其來趨促武乎金門屏息乎彤墀乃有陪
臣晉國之使頻伏殿陛陳詞獻馭上言河清河津之涘
發書訊占聖王之瑞臣睹之敢告天子天子曰嘻天道
加人必以類至作德者降祥弗德者垂戒予未究乎慎
修何以與於是也使者旣出時則徹侯上公羣卿列秩
仰聆玉音愉愉忤忤固已識其靈祥未備究乎事寔退
就使者而悉焉使者曰昉河流之將清蓋先時而異狀

其始也沉碧凝黛流丹曳虹忽異復殊黈色彌望爛素
華之浩潔汎玳晶而漭泱妙神化而屢殊協五行之遞
旺方漻漻瀏瀏混混瀆瀆湛如清涓之奔浩乎蒙泉之
放涵荆玉而演迤拖齊穀而浮蕩影萬象於昭晰而淨
纖塵之泱灑也於是傳告雜選聽聞駭惑奔走道路聚
翫崖側晴日炫奪心懷暢悅鑑妍者賞明濯汙者避褻
此其大畧也其詳未易以遽說焉於是聞者仰而思顧
而言曰河之發源出乎崑崙淤澱炭漫混混渾渾濁涇
方之以尚洌潢潦擬之而同昏然而其清爲聖君之瑞
覓於子年拾遺之記兆天下之平出乎京房傳易之論